

新华社
合肥11月10日电(记者水金辰、郭晨、屈彦)初冬午后,阳光洒在湖面,微风拂过荡起粼粼波光,数只大雁在湖面盘旋,不时发出嘎嘎的叫声,似在寻找合适的落脚水域。11月,正是候鸟迁徙高峰期,费世杰升起无人机,拍下这样的生态美景,并发布在社交平台上。“我乐于分享巢湖美景,也希望能唤起更多人守护这片山水。”费世杰说。

费世杰是安徽省合肥市巢湖市槐林镇的一名巢湖护鱼员。2020年,巢湖实施全域十年禁捕,靠打鱼为生的他跟随父

亲交船上岸。从捕鱼到护鱼,转变的不只是身份,更是一种理念。

“巢湖是我们的‘母亲湖’,以前巢湖养育了我们,现在我们守护巢湖。”费世杰颇为自豪地指着临湖湿地一处草丛说,“禁捕近三年来,下网偷捕的明显少了,但仍有一些人伺机而动。我用无人机在这里发现过藏匿的偷捕工具。”费世杰把无人机用在护鱼工作中,开阔巡查视野的同时,也拍摄了不少巢湖美景。

槐林镇是全国重要的渔网生产基地。早在200多年前,这里的渔民就过着编织渔网、打鱼谋生的生活。“渔网小镇”依靠一张张网增加了沿湖百姓的收入,但随着巢湖过度捕捞愈演愈烈,渔网能捕到的鱼却越来越少。

在推进巢湖生态保护和修复的过程中,“渔网小镇”300余名渔民退捕上岸,不少人转向渔网加工生产。在整个巢湖流域,5600余人上岸,共同守护巢湖生态。

48岁的村民胡月平退捕后在家织网。记者来到她家时,未见其人,先闻堂屋内发出的机杼声。随着飞梭不停地跳动,渔网逐渐从一台约10米长的织网机中织出。“我一天能织约70张网,净赚200元左右,比起下湖打鱼要舒服不少。”胡月平说。

在槐林镇的不少村庄里,机器声不绝于耳,很多农户家成了渔网企业的加工点。大汪村党支部书记汪青桃说:“渔网产业藏富于民,我们村人均年收入超过30000元。从临湖而渔到靠湖不吃湖,我们不仅让湖泊休养生息,也找到了村民致富的方向。”

曾经热闹的渔港被槐林湿地所代替。去年底,占地190公顷的槐林湿地建成。穿行其中,记者看到,近湖浅滩处,一群白鹭缩着脑袋静立在水面,偶有声响,便振翅飞起;湿地内各式乔灌木错落搭配,环境优雅静谧。今年7月,包括槐林湿地在内的环巢湖十大湿地全部建成,鱼翔浅底、百鸟翔集的生态美景再现。

吴诗锦正通过电话,与印度尼西亚客商沟通即将发货的渔网。大学毕业来到槐林创业的他将产业瞄准中高端市场,近期他已经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等科研院所接触,准备投入资金研发渔线新材料,提升渔网性能。

随着环巢湖十大湿地建设完成,包括槐林湿地在内的3个湿地的管护,成为安徽巢湖半岛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主任吴玲玲的主要工作。“环境好了,来休闲度假的多了,每逢节假日,这里停满了私家车。我们正结合周边乡镇的乡村振兴工作打造消费新模式,让群众守着好山好水也有钱赚。”吴玲玲说。

槐林镇是合肥推进城湖共生的缩影。作为环湖而居的省会城市,合肥系统推进巢湖综合治理,采取生态补水、植被恢复、移民搬迁等措施,增强湿地生态功能。数据显示,过去十年,合肥经济总量增长约3倍,但巢湖全湖平均水质由劣V类转为IV类,生物多样性也稳步恢复,沿岸有记录的鸟类已达381种。

合肥市副市长何逢阳说:“未来,我们还将协调城市、生产、生活、生态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推动产业发展理念和市民生活方式深层次变革,让城湖关系更加和谐,让市民享受更好的生态环境。”

全球共有9条候鸟迁飞通道,途经中国的有4条

中国候鸟迁飞通道保护网络成立

新华社武汉11月10日电(记者熊琦)《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东道国活动——全球迁飞区水鸟栖息地保护论坛9日在武汉线上线下同步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全球迁飞区现状、典型水鸟保护案例、栖息地保护和恢复等主题开展研讨,分享交流国际候鸟保护经验。论坛宣布成立中国候鸟迁飞通道保护网络,并发布《中国候鸟迁飞通道保护网络倡议》。

据了解,鸟类迁徙是候鸟在繁殖地与越冬

地之间沿相对固定的路线定期往返的习性。全球共有9条候鸟迁飞通道,途经中国的有4条,从东至西分别是西太平洋候鸟迁飞通道、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中亚候鸟迁飞通道和西亚-东非候鸟迁飞通道。其中,仅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每年就约有210种5000万只水鸟往返于繁殖地和越冬地之间。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秘书长武明录说,中国是世界上鸟类种类最多的国家之一,现有

鸟类144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中国地处西太平洋、东亚、澳大利西亚、西非、东非全球候鸟迁徙路线的交汇处,每年的迁徙期都有大量的候鸟途径我国,仅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数目线上就超过5000万只。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湿地管理司二级巡视员杨峰伟介绍,为了更好保护4条途经中国的候鸟迁飞通道,中国认定了29处国家重要湿地和1021处省级重要湿地,建设了2200余处湿地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和为数众多的湿地保护小

区,几乎涵盖了候鸟迁飞通道上所有的关键节点。

得益于中国对湿地和候鸟的大力保护,很多珍稀濒危种群数量得到增加。朱鹮从1981年的7只增加到现在的6000多只;黑颈鹤从20世纪90年代的5000只增加到现在的1.5万多只;东方白鹳从20世纪90年代的3000只增加到现在的近1万只;黑脸琵鹭从20世纪80年代的300只增加到现在的5000多只。

新华时评

“我们要凝聚珍爱湿地全球共识,深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减少人类活动的干扰破坏,守住湿地生态安全边界,为子孙后代留下大美湿地。”《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近日在武汉和日内瓦两地拉开帷幕,习近平总书记在视频致辞中的重要讲话,为进一步推动湿地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翻开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篇呈现的就是湿地场景。千百年来,无论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唱和,还是“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的吟咏,抑或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描摹,无不承载着人们对湿地风光、诗意自然的亲近与热爱。

湿地之美,美不胜收;保护湿地,责在行动。大会正式通过“武汉宣言”,呼吁各方采取行动,遏制和扭转全球湿地退化引发的系统性风险。推进湿地保护、修复、管理以及合理和可持续利用的立法和执法,鼓励对泥炭地、珊瑚礁和海草床、红树林、高原湿地、地下水系等脆弱生态系统适当采取优先保护和管理,加强全球湿地保护工作者之间的技术合作和知识共享……纵览宣言,条分缕析、操作性强,为进一步凝聚各方共识、形成保护合力明确了可行路径。

今年是我国加入《湿地公约》30周年。30年间,我国努力践行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理念,大力推进湿地保护修复,为全球湿地保护和合理利用作出了重要贡献。迈步新征程,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行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湿地休养生息”的要求,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不断增强公众湿地保护意识、不断加大湿地保护修复力度,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多措并举推进全面保护,我国已经用行胜于言的实际作为,向世界交出了一份亮丽的“湿地答卷”;展望未来,我们更要统筹好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努力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无限、诗意盎然的大美湿地。

(记者梁建强、熊琦)

新华社武汉11月10日电

若尔盖大草原深处:藏族父子守护河曲马



大图:这是10月18日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唐克镇拍摄的河曲马群。

小图: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唐克镇,东周(右)和妻子查看一匹河曲马的情况(10月18日摄)。均为新华社记者王曦摄

深秋的清晨,若尔盖大草原笼罩在一片晨雾中,枯黄的草叶和草梗上结满了白霜。

倏然间,“哒、哒、哒”的马蹄声急促传来,上百匹精壮的马儿穿透浓浓晨雾,奔腾而来,伴随着牧人响亮的吆喝声,马儿的阵阵嘶鸣此起彼伏。这些是河曲马,被誉为“草原上的舞者”。它们体形高大、姿态优美,尤以耐力强劲著称,特别适应寒冷的高原环境,是当地藏族群众生活中的亲密伙伴。

河曲马与内蒙古三河马、新疆伊犁马被誉为“中国三大名马”。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地处长江、黄河上游,该县唐克镇盛产河曲马。

唐克镇嘎尔玛村的牧场上,有203匹河曲马。这个时节,怀孕的母马、成长中的小马都穿上了御寒的马衣。当地村民告诉记者,一直以来,唐克镇的牧民群众像对待自己亲人般珍视这种品质宝贵的马。

谈话间,一人一骑疾驰如风,转眼来到记者眼前。这个名叫万玛王青的藏族小伙子瘦而结实,在马背上神采奕奕。他是一名25岁的赛马骑手,曾在四川若尔盖、甘肃玛曲等地举办的赛马活动中夺得冠军。参加赛马比赛,他最喜欢骑的是河曲马。他说:“河曲马不畏寒、力气

大,哪怕几天几夜不吃东西,也能够坚持。”

万玛王青告诉记者,这些日子,他每天都在马群中寻找适合赛马的苗子,同时也在严格控制体重,为来年开春后的赛马比赛做准备。他说:“选好适合的赛马后,就该训马了。”

不远处,一位皮肤黝黑、身强体壮的藏族汉子向记者走来。他说:“我才这么高的时候,就骑着河曲马在大草原上放牧了。”他伸出一只手在胸口处比划高度。来者名叫东周,是万玛王青的父亲。

近半个世纪的马背生涯,最让东周难忘的是一匹名为“龙噶”的血统纯正的河曲马。“龙噶”幼年时的毛发是青色的,年长后就变成了白色,和东周是生死相依的伙伴。

2006年夏天,东周骑着“龙噶”前往夏季牧场。在翻一个雪山垭口时,它突然驻足不动,十分不安地扭头想往回走。东周敏锐地意识到前方可能有情况,果断调转马头返回。“才往回走了大概两百米,回头时就看见几匹狼从垭口隐蔽处慢慢走出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和‘龙噶’。”东周吓出一身冷汗。

“河曲马的鼻子相当灵,不仅能嗅出前方的危险,还能在过沼泽地时闻出哪里有坑不能走,哪里没坑可以走。”东周说,这是高原上的牧人

和河曲马成为亲密可靠伙伴的原因之一。

令东周担忧的是,现在许多年轻牧民喜欢买摩托车、汽车,对马匹的需求逐渐降低。为了保护河曲马,东周在2017年带头成立了若尔盖县唐克一湾种马繁育农民专业合作社,集体养殖河曲马,并对河曲马进行改良、调训,保护河曲马原种。如今,若尔盖大草原上纯正的河曲马数量明显增多。

藏族群众爱护河曲马,河曲马也为藏族群众的增收致富发挥重要作用。东周告诉记者,一匹纯种河曲马的种马市场价在12至13万元,2至3岁的小马也能卖两三万元,而一匹纯种赛马最高市场价可达30万元。

另外,若尔盖大草原的优美风光每年都会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很多村民都开了藏家乐、民宿等,吃上了旅游饭。而骑马是游客青睐的特色服务项目之一。“一个旅游季下来,平均每匹马能给主人挣上万元的收入。”东周说。

“我要养好河曲马,保护好纯正河曲马品种,让全国人民提起若尔盖大草原时就知道有河曲马。”东周说。万玛王青则希望自己能在更多赛马比赛中拿到冠军,让河曲马作为赛马场名马的名声传越广。

(记者杨三军、康锦谦、张海磊)新华社成都电

曾一度被宣布“野外灭绝”,1999年被重新发现并采取人工扦插繁殖保护

“植物大熊猫”崖柏野外回归记

新华社重庆电(记者李晓婷、陶冶)晨光初启,重庆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崖柏拯救繁育研究基地内却早已热闹起来,三辆货车运载近万株崖柏幼苗一辆接一辆驶入重庆市开州区雪宝山的林海中。

从今年11月开始,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崖柏的12万株人工扦插幼苗将陆续回归野外,这是扦插繁殖的崖柏幼苗首次大规模集体回归野外。

重庆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综合科科长黄吉兰在冷风中裹紧外套。车子驶入雪宝山,摇摇晃晃地向上攀爬,小小的皮卡车在塞满物资,记者与保护区工作人员们挤作一团,听黄吉兰讲起“植物大熊猫”崖柏的故事。

作为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裸子植物,崖柏在白垩纪曾繁盛一时,却因人类活动破坏一度被宣布“野外灭绝”,1999年崖柏被重新发现。目前,全世界野生崖柏不足1万株,仅在重庆市城口县、开州区等地山区分布。

“野生崖柏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悬崖峭壁间,树龄均偏大,自然结实能力低下,种子也难以落到地面,人工扦插繁殖成为目前最主要的繁殖手段。”黄吉兰说。近年来,受气候、树龄结构等因素影响,野生崖柏仅在2012年出现过一次群体结实,这10年来再也没有结实。

车子在公路边停下,一行人沿不足60厘米宽的小道往林子深处走去,一片坡地呈现在大家眼前。

12万株崖柏回归野外,合适的回归地点至关重要。“崖柏喜旱耐寒,要找到适合幼苗回归的野外环境不容易。”重庆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主任杨泉告诉记者,此次回归选取保护区及周边6个区域,回归面积达3000余亩。

黄吉兰脚踩登山鞋,手脚并用爬上斜坡。“斜坡能更好地将雨水排出,更符合崖柏的原生环境。”黄吉兰小心翼翼将崖柏幼苗埋入已经挖好的基底中,再翻土、压实,一株20厘米高的

幼苗便在这里“安家”。

掰开叶片揉碎,好似青苹果的香气溢出。据介绍,崖柏有抗寒、抗旱、抗盐、抗病虫害等特性,其抗逆性优于大部分植物,且崖柏特有的香物质具有安神作用。

“这些幼苗是去年3月扦插繁殖而成,在基地里观察了一年时间,它的根系已经非常饱满,须根也很发达,能够正常吸收养分。”黄吉兰拿起一株幼苗说。

“自1999年发现崖柏至今,我已经和崖柏一起‘工作’了20多年。”黄吉兰打开手机,给刚种上的崖柏幼苗拍了一张照片。从野生崖柏调查到崖柏人工繁育,黄吉兰从未缺席。

人工扦插的幼苗取自野外回归崖柏新枝上的嫩苗,扦插工作不比野外调查轻松。2020年,重庆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开启崖柏的扦插繁育工作。

“所有嫩苗一早从山上取下,当天就得移栽

至基地的培养基质中,否则嫩苗就会坏死。”崖柏扦插期,黄吉兰和同事们往往要通宵栽苗。“大家都睁不开眼便坐在一起唱一首歌,歌唱完,就精神了。”山乡里晚风瑟瑟,常常传出自黄吉兰和同事们的歌声。仅几周时间,他们便完成了数十万株崖柏幼苗的扦插工作。

“一棵树的生长少则十年,多则百年,对濒危植物的保护需要静下心、沉住气。”杨泉说,植物保护短期内可能看不见效果,却对当地生态环境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杨泉指着远处的山崖眺望,“那里有一棵目前发现的最大的野生崖柏”。黄吉兰又说:“那边崖柏更多,都在悬崖上。”

夜幕四合,车子才匆匆赶下山,几个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山腰处与我们道别,第二天他们要前往山林深处的野外归点进行幼苗栽种。今年12月底,12万株扦插崖柏幼苗将全部回归野外。